

陳存仁編校

皇漢醫學叢書

原昌克子彙著

叢
桂
偶
記

上海中醫學院出版社

2045/1/15
0210

叢 桂 偶 記

提 要

本書爲南陽原昌克子柔氏所著。全書二卷。共列三十又七題。皆其平日所見所聞。記於竹帛。蓋南陽先生。醫經三世之業。復游學於京師。聞見益廣。彙集成書。遂署名爲叢桂偶記耳。凡關於醫學上之問題。而足資研究。究者。莫不筆之於書。雖屬筆記性質。考據非常精博。論中風傷風。爲外護之風。偏枯大風之風。爲氣亂之風。風者天地之氣。故以氣釋之。此類見解。頗有價值。其他記所未聞。述所未觀。增長吾人學識。殊有裨於醫林者也。

叢桂偶記敘

余幼而多病。不能絕醫藥。屢煩南陽先生原君刀圭。因來往其叢桂亭。二十年于此矣。以故其門人子弟。莫不識余面者。先生近有叢桂偶記之作。門弟子相與繕寫。校刊。將以公于世。來屬序於余。余辭不可。余曰。先生之於醫。既傳三世業。西學於京師。聞見益廣。焦神極能。夙播國手之譽。今刻其所著書。何必假腐儒小生如余者稱述。以爲名高之資。子等過矣。且余不知醫。安能敘醫書。雖然。以余所聞。凡經方。傳自古而施諸今。古今之變。其病萬變。藥亦萬變。何可執一而論也。猶古之道。以衡今之有。其所以爲道紀。固不能外乎此。然道之可道。非常道也。老聃之言。不其然乎。通古而不泥於古方。知今而不局於後世。運用之妙。存於一心。如良將之於兵法。審其緩急。而治之標本。察其劇易。而適之剛柔。如良相之於國政。斯則先生之所優爲。而此偶記特其緒餘耳。異言奇說。稗官所錄。單方曲伎。閭巷所傳。隨獲輒筆。不遑深擇。此其所以爲偶記也。大抵世之食於技者。莫不祕其禁方。以求重糈。而先生乃每欲推其所有餘。以及乎人。其存心於仁術。亦可見矣。夫嘗一胔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存乎其人。門弟子之刻斯書。豈徒也哉。然余聞先生所著。商榷古今。考據精博。有若經穴彙解。

等諸書。今乃舍其大而其細是謀。無乃門弟子之過歟。南陽之徒。嘿嘿未有以應。時余頭風方發。岑岑然不能別爲構思。以弁斯編。聊書前語。以塞其責。

寬政庚申之冬藤田一正題于梅巷草堂

叢桂偶記目次

卷一

張仲景	一
神應侯	五
厥	五
白酒	七
甘草粉蜜湯	八
廣東人參	九
風	一一
怪產	一四
吮癰	一四
吹雲	一五
曼陀羅花	一六
徽瘡秘錄	一七
牛黃清心圓	一七
傷寒	一八
五毒五藥	二三

伊吹艾草	二五
生生乳	二七
產婦側臥	二八
人勢	二八
蠱	三〇
猫鬼野道	三二
水腫	三三
菌毒	三四
黃龍湯	三五
黃胖	三五
母多足	三七
祭神農	三八
痘神	三九
痘瘡	四〇
素問評	四四
一具	四五
吹奶	四五

長疫·····	四五
假作正月·····	四六
知雨霽·····	四六

鷓鴣·····	四七
饑饉·····	四八

叢桂偶記卷一

水戶侍醫 南陽原昌克子柔著

張仲景

仲景不詳何時人。傷寒論自序。世人多疑其偽撰。而言仲景後漢建安中
之人。而官至長沙太守。是以其自序為自序者也。傷寒論序曰。余宗族素多。向
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

十餘。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云云。范曄後漢書。只有張氏為南陽族姓之語。果其有張

機字仲景。南陽人。而學同郡張伯祖者。經方大有時名。則何不與郭玉華

佗等同傳。靈帝時。孫堅守長沙。後漢書。劉表傳曰。初平元年。長沙太守孫堅。殺荆州
刺史王胤。詔書以表為荆州刺史。又靈帝紀曰。中平四

年。零陵人觀鵠。自稱平天將軍。寇桂陽。長沙太守孫堅擊斬之。及袁術有南陽。以蘇代領長沙。後漢書袁術傳曰。術畏
董卓之禍。出奔南陽。會

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引兵從術。劉表為南陽太守。又表孫堅。領
豫州刺史司馬彪戰略曰。術屯魯陽。盡有南陽之衆。吳人蘇代領長沙太守。

沙太守張羨。率零陵桂陽二郡。畔劉表。後漢書。劉表傳。三國志桓階傳曰。階字伯
緒。長沙臨湘人也。太守孫堅。舉階孝廉。建安二年。長

除尚書郎。父喪還鄉里。會堅擊劉表戰死。階冒難請表乞喪。表義而與之。後太祖與袁紹相拒官渡。

表舉州以應紹。階說其太守張羨曰。夫舉事而不本於義。未有不敗者也。故齊桓率諸侯以尊周。晉

文逐叔帶以納王。今袁氏反此。而劉牧應之。取稱之道也。明府必欲立功。明義全福。遠稱不宜與同

也。羨曰。然則何向而可。階曰。曹公雖弱。伏羲而起。救朝廷之危。奉天命而討有罪。孰敢不服。

今若率四郡。保三紅以待其來。而為之內應。不亦可乎。羨曰。善。乃舉
長沙及旁郡。以拒表。遣使請太祖。太祖大悅。○官渡役在獻帝建安五年。
沙太守劉表并之。三國志。劉表傳曰。長沙太守張羨叛表。表圍之。連年不下。羨病死。
長沙復立其子憚。表遂攻并憚。南攻零桂。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

軍。仍就故任。統屬長沙太守韓玄。

表卒子琮代立遣使請降曹公平荊州。蜀志 辟劉巴為掾使

招納長沙零陵桂陽。

三國志。劉巴傳曰。曹公征荊州。先主奔江南。荆楚羣士從之。如雲。巴北詣曹公。曹公辟為掾。使招納長沙桂陽零陵。

曹公敗

於赤壁引軍歸鄴先主表劉表長子琦為荊州刺史又征四郡長沙太守

韓玄降。蜀志

先主使諸葛亮督零桂長沙三郡。

三國志。諸葛亮傳曰。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

沙三郡。○此時建安十三年。

又擢廖立為長沙太守。

三國志。廖立傳曰。先主領荊州牧。辟為從事。年未三十。擢為長沙太守。先主入蜀。諸葛亮鎮荆

士。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皆誰相經緯者。亮答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與世業者也。建安二十年。權遣呂蒙。奄襲江南三郡。立脫身走歸先主。

長沙既非漢

家有後終屬于吳。

蜀志曰。建安二十年。孫權以先主得益州。使使報欲得荊州。先主言須得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是歲曹公定漢中。張魯遁走巴西。先主引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是歲曹公定漢中。張魯遁走巴西。先主引

主聞之與權連和。分荊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

由是觀之靈獻之間

似無令仲景守長沙之日也諸書所記仲景不一皆出于附託特以皇甫

謚所說為古其他不足言焉乃今抄記其說

萬姓統譜。一統志。歷代名醫傳。略。所載無異說。故不收錄焉。

皇甫謚甲乙經序曰漢有華佗仲景其他奇方異治施世者多亦不能盡

記其本末若知直祭酒劉季琰病發於畏惡治之而差云後九年季琰病

應發發當有感仍本於畏惡病動必死終如其言仲景見侍中王仲宣時

年二十餘謂曰君有病四十當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湯可免仲

宣嫌其言忤受湯勿服居三日見仲景謂曰服湯否仲宣曰已服仲景曰

色候固非服湯之診君何輕命也仲宣猶不言後二十年果眉落後一百

八十七日而死終如其言

按王粲傳。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隨病卒。時年四十一。

此二事雖扁鵲倉

公無以加也。華佗性惡矜技，終以戮死。仲景論廣伊尹湯液爲數十卷，用之多驗。近代太醫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選論甚精，指事施用云云。

皇甫謐釋勸文曰：夫才不周用，衆所斥也。寢疾彌年，朝所棄也。是以胥克之廢，丘明列焉。伯牛有疾，孔子斯嘆。若黃帝創制於九經，岐伯剖腹以獨腸，扁鵲造號而尸起，文摯徇命於齊王，醫和顯術於秦晉，倉公發秘於漢皇，華佗存精於獨識，仲景垂妙於定方。徒恨生不逢乎若人，故乞命訴乎明王，求絕編於天錄。晉書皇甫謐傳。

王冰素問序曰：周有秦公，漢有淳于公，魏有張公華公，皆得斯妙道者也。按張公斥仲景。

李濂醫史曰：張機字仲景，南陽人也。學醫於同郡張伯祖，盡得其傳。工於治瘡，尤精經方。遂大有皆譽。漢靈帝嘗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與同郡何顥客游洛陽。顥探知其學，謂人曰：仲景之術精于伯祖，起病之驗，雖鬼神莫能知之。真一世之神醫也。嘗見侍中王仲宣曰：君年至四十當有疾，鬚眉脫落。脫落後半年必死。宜豫服五石湯，庶幾可免。仲宣時二十餘，聞其言惡之。雖受方而不飲。數日後見仲景，乃佯曰：五石湯已飲之矣。仲景曰：觀君氣色，非飲藥之診，何輕命欺人如此耶？仲宣益深惡之。後二十年果有疾，鬚眉皆脫落。越一百八十七日卒。時人以爲扁鵲倉公無以加之也。

張果醫說曰。提點鑄錢朝奉郎黃沔。久病渴極疲瘁。予每見必勸服八味丸。初不甚。後累醫不痊。謾服數量。遂安。或問渴而以八味治之。何也。對曰。漢武帝渴。張仲景爲此方。蓋渴病多是腎之真水不足。致然。若其勢未至於消。但進此劑殊佳。且藥性溫平無毒也。治宅

又曰。後漢張機字仲景。南陽人也。受術於同郡張伯祖。善於治療。尤精經方。舉以孝廉。官至長沙太守。後在京師爲名醫。於當時爲上手。時人以爲

扁鵲倉公無以加之也。註曰。出何類別傳。甲乙經。仲景方論序。

三國志演義張松難楊修條曰。問曰。蜀中人物何如。松曰。文有相如之賦。武有管樂之才。醫有仲景之能。卜有君平之隱。九流三教。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不可勝紀。豈能盡數也。

方有執傷寒條辨曰。張松北見曹操。以其川中有仲景爲詩。

虞汝明吳郡人古琴疏出說曰。張機字仲景。南陽人。受業于張伯祖。精于治

療。一日入桐柏。覓藥草。遇一病人求診。仲景曰。子之腕有獸脈何也。其人以實具對。乃譯山穴中老猿也。仲景出囊中丸藥畀之。一服輒愈。明日其人肩一巨木。至曰。此萬年桐也。聊以相報。仲景劉爲二琴。一日古猿。一日萬年。

徐衡神僊通鑑曰。元嘉辛卯冬。桓帝感寒疾。發熱不止。太醫調治無效。廣

徵良醫。傳驛赴京。有舉長沙太守張機。深達軒岐。剋期召入。病經十七日。機診視曰。正傷寒。擬投一劑。品味輒乃兩計。密覆得汗如雨。及日身涼。留機爲侍中。初得陽勵公之傳。見朝政日非。歎曰。君疾可愈。國病難醫。遂掛冠。遊去。隱少室山。著金匱玉函諸書。陽勵公復來引去。神仙通鑑更始立秀爲庸王。洪武進擊銅馬賊於鉅鹿。羣盜悉降。餘賊散入烏桓界。賈復與五校戰。賊深入被擒。賜糧於外。謝營問絕。適草澤醫來納。賜入腹以油桑蠶繅之。出一丹。燻之。遂甦。贈以金帛。醫曰。吾陽勵公也。憐賈君忠勇。故救之。與然而去。

淵鑑類函曰。漢書云。張機字仲景。南陽之人也。受業於同郡張伯祖。善於治療。尤精經方。所著有傷寒三十二篇。爲後世方脈之祖。按漢書誤引。

神應侯

神應侯。扁鵲謚也。人多不知。只鍼灸書有神應經。此書題名。蓋根蒂于此。通鑑曰。宋仁宗寶元二年。以文宣公孔聖祐從弟宗愿。襲封文宣公。先是聖祐卒。無子。除襲封。且十年。有醫許希。鍼愈帝疾。拜賜已。又西向拜扁鵲曰。不敢忘先師也。帝爲封鵲扁爲神應侯。立祠城西。彭城人顏太初。作許希詩。指聖祐。以諷在位。又致書參政蔡齊。爲言于帝。遂以宗愿襲封。張果醫說。引皇朝類苑。而事有同異。

厥

厥是病名。有所結滯壅塞。卒然暴發之病。皆以厥字目之。扁鵲所謂五藏

歷中之昔暴作也。即是也。晏子春秋曰：厥陽。金匱要略曰：經云：厥陽獨行。

今內經無此語。後世醫家以為冷寒無陽之義者，非也。陳徹雪潭居醫約

論厥者，頗為得。雪潭居醫約曰：夫厥證之起於手足者，厥發之始也。甚至猝倒，暴厥忽不知人。輕則漸醒，重則即死。最為急候。後世不能詳察，但以手足寒熱為厥。

又有以脚氣為厥者。謬之甚也。雖仲景寒厥熱厥之分，亦以手足為言。黃岐以辨傷寒之寒熱耳。非若內經之所謂厥也。觀大奇論曰：暴厥者，忽不知人。不能言。調經論曰：血之與氣并走於上。

則為大厥。厥則暴死。氣復反則生。不反則死。經刺論曰：手足少陰，太陽，足陽明，五絡俱竭。令人身脈皆重。而形無所知。其狀若尸。或曰：尸厥。若此者，豈止於手足寒熱，及脚氣之謂耶。今人多不知厥證，而皆指為中風。寧不誤人乎。夫中風者，病多經絡之憂傷。厥逆者，其內精氣之自奪。故表裏虛實病情當辨。名義不正。無怪其以風治厥也。醫中之害，莫此為甚。

古言四支厥冷者，陰陽氣不相順接，手足暴冷也。後世終以為手足冷者總

稱屬不知厥義。厥論曰：陽氣衰於下則為寒厥，陰氣衰於下則為熱厥。靈

樞曰：刺熱厥者，留鍼反為寒；刺寒厥者，留鍼反為熱。又中藏經論天地陰

陽厥，此書雖偽撰，然論厥者為優於後人之說。中藏經說天地之陽厥，則云：風暴

云飛，精走電。朝昏暮暈。論人身陽厥。暴寒寒忽喘。促。四支不收。論人身陰厥。暴啞卒寒一身拘急。按厥證厥厥通用，又作厥，而儒書用

歷醫書用厥。左傳曰：衛石共子卒，悼子不哀。孔成子曰：是謂歷其本。杜預

曰：歷猶拔也。荀子曰：田野荒而倉庫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謂國歷。

揚倅曰：傾倒也。列子曰：枳食其皮汁，已憤歷之病。張湛曰：歷者氣疾也。呂

氏春秋曰：處足則為痿，為歷。註曰：歷逆疾也。又曰：出則以輿，入則以輦，務

以自佚，命之曰招歷之機。枚乘七發原於此語，而作厥痿之機。史記扁鵲

傳曰：暴歷正義曰釋名云：歷氣從下，歷起上行，外及心腦也。又曰尸歷以

傳曰：暴歷正義曰釋名云：歷氣從下，歷起上行，外及心腦也。又曰尸歷以

上註家不說壅滯結塞之義。後漢趙壹書曰。秦越人還號太子結脈著其神。傷寒論曰。藏厥又曰。藏結。是結厥音通。夫病以厥名者。倉公傳有熱蹇風蹇蹇上之稱。其他如卒厥。死厥。痙厥。脈厥。陽厥。氣厥。疲厥。血厥。酒厥。食厥。狂厥。肝厥。厥頭痛等。不可每舉。皆屬結義。然不言結曰厥者。厥字含畜有所結滯壅結。而卒然暴作之意也。不言脈絕而言脈厥。不言冷逆而言陽厥。爲物壅閉。脈氣不來。手足脈絕者曰脈厥。爲物隔絕。陽氣屈伏不敷於外。一身冰冷者曰陽厥。此二證多在傷寒內實。癰疽奔豚。卒發之人。若夫通暢其壅結。則俄頃復故。所謂憤蹇。暴蹇。招蹇。痿蹇。尸蹇。爲蹇之蹇。亦此義也。左傳蹇其本之蹇。固同義。蓋臨父喪不哀。於孝道既見。生蹇之機。言他日必發動。不能有其宗之意也。

白酒

仲景方。枳實薤白白酒湯。人多用清酒。其言曰。白猶白湯之白。又曰。梁武帝詩。金盞盛白酒。因知是美酒也。按白湯與藥湯對。猶白徒白民之白也。靈樞云。以白酒和桂。而飲美酒。可見白酒與美酒異。學之藥性辨曰。米酒始熟未灑而酌。取上澄者。名爲白酒。俗呼乃革古米是也。蓋臆說也。造白酒法。諸書不一。揚州府志曰。白酒各州縣皆有。用草麴三日可成。味極美。食物本草曰。白酒處處有之。以麴與麴釀米爲酒母。以水隨下隨飲。初下

時味嫩而甘。隔宿味老而酢矣。武帝所詠白酒。蓋此類。王孫藥性纂要曰。杭州白酒。乃石灰湯也。飲之不特肚脹。而舌燥口苦。最爲害人。由是觀之。白酒多種。皆非入藥用之品也。禮內則曰。酒有清白。鄭玄曰。昔酒。今之會久。白酒所謂舊醖。廣韻曰。苦酒。周禮天官。酒正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註曰。事酒有事而飲也。昔酒無事而飲也。清酒祭祀之酒。本草綱目曰。飲膳標題云。白者曰醴。玉篇曰。白酒也。周禮天官。酒正。鄭曰。釋文曰。卽今白醴酒也。白酒千金方。作白醴漿。卽酢也。外臺方。作白醴酒。程衍道註曰。載音再。酢漿也。又按字典。音代。說文。酢漿也。玉篇。釋米汁也。周禮。天官。酒正。漿註。載漿。載之言載也。米汁相載也。乃今用酢爲得。飲膳正要曰。米酢爲上。入藥用。

甘草粉蜜湯

諸注家釋粉曰。卽粉錫也。一名白粉。一名鉛粉。又名胡粉。此乃用鉛化造者。其法詳于李氏綱目。今以藥舖呼篤烏那慈地者爲真。勿用婦人傅面。稱和失魯肥者。以有夾雜也。本草逢言曰。甘草粉蜜湯。治虻病吐涎心痛。專取胡粉殺蟲。甘草安胃。蜜以誘入蟲口也。又傷寒直解。及論註。皆以爲鉛粉。以故近世古方家先生。皆用胡粉而不疑。按千金方。并外臺方。作梁米粉。蓋本論。粉上脫梁米二字也。千金。外臺。以不題其方名。人徒看過傳

謬而已。

廣東人參

世有稱廣東人參者。往年官禁不許市賣。蓋以其非參類也。近禁漸開。得貨之人多貴重之。以爲勝韓種人參。議者或疑以爲沙參。或以爲零餘子。人參紛紛無明徵。而用之者亦雖知其非參類。而以其味大似人參。用之而不疑。頃問之長崎人。曰。或嘗以朝鮮。廣東。韓種。竹節。四種人參。示之和蘭瘍醫。皆不識之。只指廣東人參。曰。亞墨利加。寬政丙辰。和蘭將來廣東人參若干斤。又題曰。亞墨利加。仍識此物產亞墨利加。嘗記廣東人呂大圭者。來崎陽。上書言其地不產人參。閱大明一統志。廣東者古百粵之地。而其產無人參。廣東新語曰。越無人參。蘇長公嘗種羅浮。有詩云。上黨天下春。遼東真井底。靈苗此孕育。肩股或具體。移根到羅浮。越水灌清泚。地殊風雨隔。真味終祖禰。由是視之。廣東不生人參者。可知也。頃閱徐應登所序醫便。載金不換三七試驗。曰。出自粵西。惟右江南等州。蠻夷地名爲最。粵西是廣東。則所謂廣東人參。卽金不換三七也。此物從來奇藥。故世用廣東人參者。偶中守株而已。本草綱目所說三七之解不一。時珍曰。近傳一種草者。卽今所謂三七也。與金不換不同。如其主治。綱目所載。瀕湖集簡方。醫便皆同。又孫光裕血症全集載之。共無補氣之說。但是係血藥。

用廣東人參者。知之而臨病者。則其誤鮮矣。集簡方。載在本草綱目。今只記醫便。血症全集。

醫便曰。金不換三七經驗仙方。

三七出自粵西。惟右江南等州。蠻夷地名。為最。產于險峻山谷之間。真味似人參。每莖上七葉。下三根。故名三七。重擬良金。又名金不換。又名血見愁。專治血歸經絡。效最莫比。今將治法。開具于後。

一治金刃箭傷。跌跌傷損。血出不止。自嚼少許。罌患處。即愈。

一治婦人赤白帶下。每服用一錢。研末。溫酒送下。

一治吐血。用一錢。自嚼。茅花煎湯。或米湯送下。

一治男婦傷寒。口齒不開。將生姜擦齒。用姜湯調三錢服。

一治婦人產後。敗血作疼。用一錢。或五分。艾葉煎湯。老酒。研末送下。自嚼亦可。

一治男婦被打傷。青腫不消。用一錢。嚼細。塗患。即消。

一治男婦害眼。十分沈重不開。用一錢。嚼爛。塗眼外。一宵即愈。醫者云。水磨塗眼。水

一治男婦紅白痢疾。用一錢。研末。木香黃連煎湯。或米泔水送下。

一治蛇傷。虎傷。用一錢。磨細。酒送下。餘嚼塗患。立效。

一治男人下蠱毒。先嚼一錢。遇毒即返。神效。

一治男婦喉瘋單雙鵝頭。用一錢爲末。鹽酒送下。

一治男婦心氣疼痛。量年久近。用二錢或一錢爲末。溫酒調下。或自嚼。酒送下亦可。

一治小兒痘疹。用一錢蜜水滾熱服下。

一治男婦血淋。用一錢燈草姜湯送下。

一治婦人血山崩。量年遠近。研末一錢。用淡白酒。或米湯。服一二次即愈。

一治腸紅下血。用四物湯。加三七五分服。最效。或用槐角煎湯。或空心用溫酒服。

一治杖傷或刃破。然血。取三七隨傷大小。咀嚼罨之。即愈。行杖時。先服一錢亦可。使血不沖心。杖後尤宜屢服之。

一治男婦生無名腫毒。或癰疽等瘡。疼痛不止。一二錢研細塗上。痛即止。或初成。或未成。以好米醋。磨塗。即散。

血症全集曰。三七卽金不換。止吐衄血。下血。血崩。氣味甘。微苦溫。主治止血散血。血運。血痛。乃陽明厥陰血分之藥。故能一切血病。吐血衄血。山漆一錢自嚼。米湯送下。或用五分加入人物湯。下血血崩。研末。同白酒調服。一二錢。或入四物湯服。血痢。米泔水調服。

風